



情谊

老橘猫 杨立新

老橘猫这天早上没来,直到晚上还没有来。我猜它是不是生孩子去了。这只橘色老花猫怀孕几个月了,近日肚子大得像球,都快触到地面,走起路来一摇一晃,好辛苦,好可怜。这段时间,每天一早就守在我家后门口,等着我“接济”。

它今天躲到哪儿去生孩子了?昨天我隐约感觉到它在四处寻找地方,院子里堆放的杂物都被它扒倒了,还不时地发出一些叫声,声音里透着急切。晚上临睡时,我又想到了老橘猫,它生产顺利吗?它在哪里呢?

今天早上,老橘猫还是没出现。想着老橘猫那张瘦削而又憔悴的脸,我有些同情,更生挂念。直到晚上,老橘猫还是没有来,我断定它肯定死了。于是,有些伤感,想起去年。

去年下半年,老橘猫带来两只小橘猫来到我家后院,我欢喜异常。一对小橘猫怯生生地在院子的草地上,远远地向我张望着,我也远远地看着它们俩,不敢轻举妄动,怕惊扰了它们。一来二去,老橘猫和两只小橘猫是我家的常客了,我喂食它们。

有时将鱼煮熟置于门外,看着它们俩狼吞虎咽;有时将吃剩的肉用开水冲洗之后给它们俩吃,看着两只小橘猫大口大口地吃着,真的很过瘾。吃完以后,两只小橘猫便会在草地上玩耍,互相相架、摔跤,你咬我的尾巴,我咬你的下巴,打得翻天覆地。有时,它们会围着妈妈的大尾巴来做文章,把妈妈的大尾巴当作标杆往上爬,于是,一个佯装,又摔倒在草地上。饿了,两只小橘猫就钻进妈妈的大肚皮下面一拱一拱地吃奶,两只前爪还在妈妈的肚皮上不停地推来推去,后来我才知道,这叫“踩奶”。

有一天,看见其中的一只小橘猫在腊梅树下玩耍一只小老鼠,真的是惊到了我。一只可怜而又可爱的小老鼠,已经被它玩死掉了,这只小橘猫还在不停地撕咬、摔打,将小老鼠抛出去,再猛地扑上去,显得自己是多么的勇敢顽强。

两个多月下来,两只小橘猫已和我很亲近。它们会趁我不注意,哧溜钻进我家里,跑上跑下,钻床肚,躲窗帘,玩“躲猫猫”。下班一到家门口,它俩会在我的腿边蹭来蹭去表示亲热,或是抱着门口的鞋子一嗅再嗅,用它可爱的一对小爪子拨来拨去。有时甚至会就地一滚,左右翻转身体,露出柔軟的黄肚皮,一边对你撒娇,一边还喵喵地叫个不停。突然有一天,两只小橘猫不见了。过几天,仍然没有再来。

我在期待中猜想着,在猜想中期待着。也许是被小区里的哪个爱猫人喂养了,也许是小猫长大了,它们有各自的领地不会再回来了……

难道这只老橘猫也会像那两只小橘猫一样,也就从此消失了吗?

第三天一大早,我似乎听见了一两声猫叫声,竖起耳朵再听,又没有了。起床后,直奔后门口,还是未见那只橘色的老猫。它,绝对难产死掉了,它的几只小猫估计也活不成了,想着想着,我真的很可怜它们,心里不好受。

我和先生说:我们以后不要再喂外面的野猫了,喂出感情之后,猫突然不见了,太伤感。记得上次不小心被野猫抓了,去防疫站打针时,医生就训斥过我: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吃饱了没事干!野猫有它自己的生存规则,你们喂野猫,会让它们繁殖得更快。

第四天的早上,我和先生正在吃早饭,后门口突然传来一声响亮的猫叫声,天哪!老橘猫出现了,它坐在门口,挺直了上半身,昂着头,圆圆的两只大眼看着我们,喵喵呜呜地叫着,我听到的是:我饿啦!我饿死啦!我和先生立刻放下手中的一切,顾不上自己的早饭,赶快去给老橘猫弄早饭吃。生过宝宝的老橘猫,肚子显然小了不少,松弛地晃荡着。它一头扎进猫盆里吃食,气都不喘一口,很快,老橘猫又大步流星地走了,头也不回,毫不犹豫。一看猫粮,还有一半呢,它一定是在担心它的孩子们。

中午时分,老橘猫又来了,我赶紧取了猫粮给它奉上,一连吃了几口后,它突然警觉地回头张望着,似乎是听见了什么,然后再急忙吃上几口之后,头也不回,又匆匆地走了。它,一定是听见了它孩子们的叫声了。

看着老橘猫的背影,我心生怜悯。它,可以一连几天不吃,守着它的孩子;它,即便是来吃食,也是提着个心,捏着个胆,扒上几口,立刻就赶回。也许不多久,老橘猫会带着一群小橘猫来到我的院子里,继续玩耍。看来,我得继续喂这一家子了。



岁月

悠远的时光 夏学军

人到中年,提到暑假,既熟悉又遥远。记忆里的暑假,好像都是盼来的。暑假都在盛夏里,仔细回味,旧日的盛夏好像没有现在这么炎热,家里没有电风扇、空调,一把芭蕉扇就过了夏天。父母白天上班,便只能把我和弟妹三人送到城郊的爷爷奶奶家过暑假,我们仨得天时地利,疯了一样玩耍。

说来真是奇怪啊,上学的时候天天早晨不爱起床,可是到了爷奶家,早早就起床,跟着爷爷去地里摘黄瓜、西红柿。在家里的时候我连一只潮虫都害怕,看见菜地里蠕动的大青虫我居然也能“宠辱不惊”,西红柿摘下来随手擦一擦就大口吃起来,洁癖也自愈了。晌午时分吃过饭,奶奶是绝不让我们出去的,洗把脸、擦擦脚,把我们仨“按在”土炕上午睡。可是哪里能睡得着呢,门前树上的蝉鸣声,老猫在房檐上来回穿梭声,风吹得屋门“吱嘎”响,飘动的窗帘,就仿佛有“八爪”挠心,辗转反侧。直到听见奶奶去了厨房,洗了瓜果,盛好晾凉的绿豆汤,一一摆在小木桌上后,我们便知道终于可以起床了。吃了瓜,喝了汤,奶奶便由着我们去疯了。

从午后开始,气温逐渐下降,体感舒适了许多。和邻居家的小伙伴们去河边撒野,去上树,去追着狗子跑,也没玩出什么

花样,就是无聊地到处玩,但就是开心。晚饭是一定在院子里吃的,一张小小的木桌,桌上都是那时候夏天最经常吃的饭菜:西红柿拌白糖、拍黄瓜、蒸茄子、西红柿鸡蛋汤、肉炖豆角,趁着爷爷不注意,偷偷蘸一筷子头白酒尝尝,辣得直吐舌头。特别爱吃奶奶做的过水面条,拌上香喷喷的卤,搭着奶奶自己腌制的糖蒜,多年后一想起还是咂嘴感叹。晚饭后奶奶收拾停当,我们就在惬意中度过一天中最美的时光了。

那时候的夏天,繁星满天,我躺在还留有白天余热的大青石上看星星,弟弟在爷爷绑制的简易秋千上荡来荡去,妹妹在和爷爷争抢,猫咪在一旁看热闹。爷爷把他的竹椅搬到院子里,躺坐在上面吹凉风,奶奶给爷爷沏了茶,拿过一把芭蕉扇,坐在桂花树下缓缓地扇着。手巧的奶奶难得有闲暇,就地取材编一个花环、手镯给我戴上,惹得我和妹妹又一番争抢。待天色将晚,奶奶端出晒了一天的一大盆洗澡水,给我们仨挨个洗一遍,抹上又香又滑的爽身粉,换上干净的小背心

小裤头,美美进入梦乡。



杂记

桃榔桃李春风暖 沈喜阳

海南在中原人看来,不仅是海之南,还是天之南。同样的海之南天之南,在今人看来是诗和远方;在古人看来,却是苦与蛮荒。这次春夏之交参加第九届全国书院高峰论坛,从河南经江南到海南,一路向南。下飞机后第一次见识现实中的椰风海浪,自然很新鲜很兴奋,同时也不由自主地想起苏东坡被贬海南,在风浪中坐船登岸的情景。书院论坛之旅,也转化为洗心朝圣之旅。

书院论坛在海南大学开幕及研讨,闭幕式移师儋州东坡书院,与会学者把对书院的思考带到了对东坡的景仰中。载酒堂院内,已经八十高龄的复旦大学谢遐龄教授兴致勃勃地与我们一起研讨历代名家题咏。“鸿雪因缘”牌匾下,我见到宝岛台湾的林安梧教授,一脸的虔诚肃穆,默默对着东坡铜像三鞠躬。等他侧身退出后,我也默默伫立于东坡像前,倾听东坡的心语。河南的李可亭教授在文创商店买了一把折扇,特意请商家在扇面正反面分别题写“东坡书院”和“载酒问字”。他说回到中原,每当把玩折扇,眼前就会浮现东坡的身影。钦帅泉边,不断有游人打水上来。我也特意打了一桶井水上来,青海的纳秀艳教授把手浸入水中,同行者也纷纷浸染传承着东坡文气的泉水,感受那一份穿越千年的清凉和秀润。

上海的刘强教授写了七律《第九届书院论坛畅谈一日晨赴儋州再会东坡》:“天涯海角且观潮,不系舟中自在摇。黎民

饥渴何曾忘,天子昏庸耻见招。晚节尤坚夫子志,初心独慕陶公标。痴狂满世东坡粉,孰信真神可镇妖!”中间两联勾勒出东坡的伟岸形象。儋州书院管理处的王圣阳兄率先唱和,我和诗说:“当年甲弩射江湖,何似天南地动摇。万里吾乡生有待,九州瀛海岛相招。桃榔庵里醒春梦,笠屐声中遗世标。惠泽千年光照耀,儒仙佛道鬼神妖。”王圣阳兄带我到书院后围墙一带,告诉我这里规划建设东坡碑廊。

东坡到儋州后,“初赁官屋数间居之”,后受迫害被逐出官舍,于是买地造正房五间,披屋一间,“赖十数学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其地“在南污池之侧,茂林之下”。这些帮工而不求回报的人,不仅有黎子云和符林家子弟,还有从潮州来的王介石,连军使张中也参与挖地挑土。所谓“南污池”,就是南边的低洼池塘;“茂林”就是茂密的桃榔林。

当东坡在桃榔庵里从朝廷的富贵春梦中醒来,他把目光投向身边的黎民百姓。我为儋州东坡书院题联:“桃榔桃李春风暖,玉宇琼楼夜月寒。”北阙朝廷的玉宇琼楼,高悬着一轮寒冷的夜月;而南国边地的桃榔桃李,却洋溢着温暖的化雨春风。这化雨春风,是东坡带来的。东坡把自己投入到昌明教化的千秋事业之中,“以诗书礼乐之教转移其风俗,变化其人心”。东坡亲自教导的姜唐佐成为海南“破天荒”的第一位举人。东坡去世八年后,海南历史上第一位进士符确脱颖而出。海南省博物馆的《海南进士一览表》中,明确标示出110位进士。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确实如此,若没有东坡,海南的人文蔚起还不知等到何时。